

醒世姻緣傳



醒世姻緣傳

壬申二月韓登丁署

紀念徐志摩先生

醒世姻緣傳標點本的出版，直接間接的得到了不少的朋友的幫助，徐志摩先生也是其中最出力的一人。現在醒世姻緣傳的標點本和大家相見了，首先替這書寫序的徐先生他不幸已成了古人了！當胡適之先生介紹徐先生替這書作序時，我們很慶幸我們在整理舊小說這個工作中從此又多了一位熱心贊助的新同志，誰也料不到徐先生這篇長序，只不過是帶給愛好文學的讀者們一個最後的，深刻的，慘痛的，令人悼惜不置的印象呢！

徐志摩先生遺著

志摩的詩 六角
 翡冷翠的一夜 五角半
 巴黎鱗爪 六角
 自剖 六角
 瑪麗瑪麗(譯) 六角
 卞昆岡 四角半
 猛虎集 七角
 雲遊 五角

——新月

曼蘇斐爾小說集(譯) 七角
 隱第德(譯) 六角
 落難 六角
 溫堤孩(譯) 三角半
 輪盤 六角

——北新

——商務

——中華

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醒世姻緣傳總目錄：一

- (1) 醒世姻緣傳序……………徐志摩
- (2) 醒世姻緣傳考證 ……胡適
- (3) 考證後記……………胡適
- (4) 附錄……………七種
- (5) 醒世姻緣傳弁語……………環碧主人
- (6) 凡例……………二頁
- (7) 校讀後記……………汪乃剛
- (8) 目錄……………五頁
- (9) 引起……………五頁
- (10) 正書……………一百回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醒世姻緣傳序

徐志摩

一

去年夏天我在病中閒適之先生借小說看，他給了我一部木板的醒世姻緣，兩大函，二十大本。我打開看時，紙是黃得發焦，字印得不清楚，線裝都已線斷，每葉上又全有蠹魚的痕跡，脆薄得像竹衣，一沾手就破裂。我躺在床上略略一翻動，心就著慌，因為紙片竟像是胡蝶粉翅似的有掛宕的，有翕張的，有飛揚的，我想糟，木板書原來是備供不備看的，這二十大本如何完篇得了——結果看不到半本就放下了。

隔一天適之來看我，問醒世姻緣看得如何。我皺着眉說那部書實在不容易何

候，手拿着本子一條心直怕它變胡蝶，故事再好也看不進去。適之大笑說這也難怪你，但書是真不壞，即不爲消遣病鐘點你也得看，現在這樣罷，亞東正在翻印這部書，有一份校樣在我那裏，那是洋紙印鉛字，外加標點，醒目得多，我送那一部給你看罷。

果然是醒目得多！這來我一看人港，連病也忘了，天熱也忘了，終日看，通宵看，眼酸也不管，還不時打連珠的哈哈。太太看我這瘋樣，先是勸，再來是罵，最後簡直過來搶書。有什麼好看，她罵說，這大熱天猴在床上逼着火，你命要不要，你再不放手我點火把它燒了，看你看得成！我正看了書裏的怒容，又看到太太的怒容，樂得更凶了。我樂她更惱。天幸太太是認字的，并且也是個小說迷；我就央說太太，我們講理好不好，我翻一兩節給你看，如果你看不出妙處，如果你看了不打哈，那我認輸，聽憑你拿走或是撕或是燒！她還來不及回話，我隨手翻了一回給她看——也許是徽州人汪爲露那一回，也許是智姐急智那一回，也許是狄希陳坐『監』

那一回，也許是相于廷教表兄降內那一回，也許是白姑子着賊請先生那一回，我記不得了，反正那一回都成。我一壁念，她先撇着口，還有氣；再念下去她眼也跟着字句上下看，再念她口也開了，哈哈也來了……忽然她又收住了笑（我一跳），伸手說拿第一本給我！

一連幾天我們眼看腫，肚子笑痛。書是真好，我們看完後同意說，只是有地方寫書人未免損得過大些，世上悍婦儘有，但那有像素姐那樣女人，懦夫也儘有，但那有像狄希陳那樣男子。書是真妙，我們逢人便誇，有時大清早或半夜裏想起書裏的妙文都掌不住大笑。

二

那寫書人署名西周生的，我不久又聽適之說起，原來是蒲公松齡！初起我不信，看筆法聊齋和醒世姻緣頗不易看出相似處。但考據先生說的話是有憑有證的，

他說聊齋筆法雖不相類，你去看北京出版的聊齋白話讀本，他既能寫那樣的白話，何以不能寫醒世姻緣。說起蒲公的作品還多著哩，我們都沒有見過，新近有一位馬立勛覓到了不少原稿，正在整理付印。并且就說聊齋，你不記得『江城』和『馬介甫』兩篇故事麼？江城和楊尹氏就是素姐的影子，高蕃和楊萬石就是狄希陳的胚子。蒲老先生想必看到聽到不少凶悍惡潑的故事，有的竟超越到情理之外，決不能以常情來作解釋，因而他轉到果報的念頭，因為除此更沒有別的可能說法。人間的恩愛夫妻（？）我們叫作好姻緣，但夫妻不完全是根據好緣法來的。他說，『大怨大讎，勢不能報，今世皆配爲夫妻』。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為說到冤怨相報，別的方法都不痛快，

『惟有那夫妻之中，就如領項上燈袋一樣，去了愈要傷命，留着大是苦人；日間無處可逃，夜間更是難受；官府之法莫加，父母之威不濟；兄弟不能相幫，鄉里徒操月旦。即被他罵死，也無一個來解紛；即被他打

死，也無一個勸開。你說要生，他偏要處置你死；你說要死，他偏要教你生。將一把累世不磨的鈍刀在你頭上鋸來鋸去，教你零敲碎受；這等報復，豈不勝於那閻王的刀山劍樹，碾磨磨揆，十八層阿鼻地獄？」

嬌妻是一道，還有美妾也是供你受用的。看本書三十回第二十頁：——

晁夫人又問：『你爲甚麼又替晁源爲妾？』計氏說：『我若不替他做妾，我合他這輩子的冤仇可往那裏去報？』晁夫人說：『你何不替他做妻？單等做了妾才報得仇嗎？』計氏說：『他已有被他射死的那狐精與他爲妻了。』晁夫人問說：『狐精既是被他射死，如何到要與他爲妻？』計氏說：『做了他的妻妾，才好下手報仇，叫他沒處逃，沒處躲，言語不得，哭笑不得，經不得官，動不得府，白日黑夜，風流活受，這仇才報得萬實！叫他大葬的打了牙，往自己肚裏嚥哩！』

我現在又見着蒲留仙別的作品，果然是大手筆，聊齋雖好，或許還不是他的第一部

傑作，看來醒世姻緣那樣的規模確是非他不辦的。

三

但關於蒲留仙作醒世姻緣的掌故，適之先生另有長篇考據，我現在要說的是我個人看了這部小說後的一點雜感罷了。

我說到我去夏在病中看到醒世姻緣的興會。說也真巧，一壁我和小曼正說素姐那樣人寫得過火，一壁就有人——而且不止一個——來現身說法，聽得我們毛骨聳然，這才知道天地真是無奇不有，再回到蒲留仙筆下的素姐，倒反覺得她的聲色也是未嘗不可以理解的了！我們來看看素姐的姿態：

素姐伸出那尖刀獸爪，在狄希陳頸子上撾了三道二分深五寸長的血口，鮮血淋漓。狄希陳忍了疼，幸得把那汗巾奪到手內。素姐將狄希陳扭肩膊，擰大腿，掐臍膊，打嘴巴，七十二般非刑，般般演試。拷逼得狄希

陳叫善薛，叫親娘。

素姐攔住房門，舉起右手望着狄希陳左邊腮頰盡力一掌，打了呼餅似的一個燒紫帶青的傷痕，又將左手在狄希陳頸子上一叉，把狄希陳仰面朝天，叉了個『東床扣腹』，口裏還說：『你是甚麼？你敢不與我看！我敢這一會子立劈了你！』

這是夠味兒的，但狄希陳先生的挨揍還不是他自己的情虧理缺？誰叫他放着絕媚的夫人在家裏還要沾戀舊時的閒花野草，袖內藏什麼『汗巾子』，懷裏揣什麼『軟骨農』的眠鞋？看了他那賊頭狗腦的怪相誰能不招火，那怪得素姐？我們的朋友曾經爲了怎麼樣也派不到一個錯字的事兒挨過類似的生活，又何嘗敢回手——怪得誰？

我們再來聽聽素姐的嬌聲：——

『這樣有老子生沒老子管的東西，我待不見哩！一個孩子，任着他養女

吊婦的，弄的那鬼，說那踢天弄井待怎麼——又沒瞎了眼，又沒聾着耳朵，憑着他，不管一管兒！別人看拉不上，管管兒，還說不是！……：生

生的拿着養漢老婆的汗巾子，我查考查考，認了說是他（希陳先生的令堂）的，連個養漢老婆也就情願認在自己身上哩！這要不是雙小鞋（她親手抄着的現贖），他要只穿的下大拇指頭去，他待不說是他哩麼？兒子幹的這歪營生，都攬在身上；到明日聞女屋裏拿出孤老來，待不也說是自家哩？「糟頭買馬看母子」，這們娘老子也生的出好東西來哩？

「我還有好幾頃地哩，賣兩頃給他嫖！」你能有幾頃地？能賣幾個兩頃？只怕沒得賣了，這兩把老骨拾還叫他撒了哩！小冬子要不早娶了巧妮子去，只怕賣了妹子嫖了也是不可知的！你養了他去呀怎麼？日子樹葉兒似的多哩，只別撞在我手裏！我可不還零碎便針腳他哩，我可一下子是一下子的！我沒見天下餓殺了多少寡婦老婆，我還不守他娘那屈寡

哩！」

且不說這番發作本身是絕妙的詞令，素姐的話那一句不是純粹理性，狄婆子駁不倒他，狄希陳先生更不提，你我看了前章後句又何嘗敢批削她的一半個字？再說爽快罵出口的在事實上還不失是一位爽利的女性；素姐打是打，罵是罵，全是中鋒陽性正面文章，單看她那理直氣壯，振振有詞的模樣，你就數她不上一個壞字！有的朋友還只巴望他那閨人有素姐那樣的堂堂正大哩！

再說素姐雖則是辭教授的閨女，我們知道她認不到多少字，她碰巧脾氣來得躁些，口氣來得脆些，你能怪嗎？有的朋友家裏的『素姐』是出過大洋念過整本皮裝書的哩！

再說單是皮肉受點罪那還算什麼事，現代人發明了人有『精神』，又發明了什麼叫作『精神痛苦』的，那，他們說，比身體上的痛苦要難受到萬倍！我們的狄希陳先生，皮肉雖然常爛，却從不會提到過精神痛苦一類字樣。現代的素姐有時不勸

手可以逼得你要發瘋，上吊，跳河！

再說素姐固然是凶，說到對付丈夫，她打了他不錯，但她自己又何嘗不挨別人的打，真的每次打得連她都害怕——狄婆子的皮鞭她挨過，相大爺子的棒槌她挨過，劉超蔡的馬弁的毒手她也挨過，且不說往後猴子的促狹和寄姐的蹂躪，她什麼沒有受過？現代的素姐們可以許她們要身手開胃，誰要是吹動了她一根毛髮，問題就鬧大了——『侮辱女性』那還得了？

再說我們聽聽素姐清醒時的談吐：——

『……我只見了他（希陳先生，當然），那氣不知從那裏來，有甚麼閑心想着這個！……這却連我自己也不省的。其實俺公婆極不瑣碎，且極疼我；就是他也極不敢衝犯着我；饒我這般難爲了他，他也絕沒有絲毫怨我之意。我也極知道公婆是該孝順的，丈夫是該愛敬的，但我不知怎樣，一見了他，不由自己就像不是我一般，一似他們就合我有世仇一

般，恨不得與他們俱生的虎勢。……他如今不在跟前，我却明白又悔，再三發狠要改，及至見了，依舊還是如此。我想起必定前世裏與他家有甚冤仇，所以鬼使神差，也由不得我自己。」

如今的素姐們能有這樣完全客觀的清醒的時刻嗎？其實這又是蒲老先生的過慮，他是擔心把素姐寫得太不近人情，不像人樣，所以編插了整套的因果進去，聲明這所有的惡毒的發源地不是一個人心，而是一個妖狐的心。我說他是過慮。這自然界那還有比人更複雜的東西，那還有比人心更多詭異的東西嗎？——老實說「人」就是，何必濫空來作踐別的上帝的生物？

四

說到這裏我的感想更轉上了嚴重的方向。說到夫妻，像狄希陳先生的家庭生活雖則在事實上并不是絕無僅有，但像那樣的色彩豐富終究不是常例。但你能說常例

都是好夫妻嗎？就像這時候半夜裏你想像在睡眠中的整個北京城：有多少對夫妻，窮的，富的，老的，少的，村的，市的，都在『海燕雙棲玳瑁梁』似的放平在長方形的床上或榻上或炕上做他們濃的，淡的，深的，淺的，美的，醜的，各家的夏夢！你問這裏面有多少類似明水村狄府的賢梁孟？那不敢說。那麼說他們都是如膠如漆同心同德的好夫妻？那更不敢說。事實上真正純粹的好夫妻恐怕很近是一個理想的假設；類似狄府的家庭倒是真的有！大多數的家庭只是勉強過得去，雖則在外表上儼有不少極像樣的。『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是真的。『難』的程度有不同罷了。有的乾脆是『不和』，那是本人自己知道，旁人也看得明白的。老爺指說太太德性的不完備，太太訴說老爺德性的不整齊。那是比較分明的。再有許多是『不合』——這不合可就複雜了。第一本人就不明白事情別扭在那一點上，也有心裏明白但是狃於慣性或是什麼，彼此不能或不敢說出口的。尤其在一個根本不健康的社會和家庭環境如同我們的所產生出來的男女，他們多半是從小就結成種種『伏線』